

申伯楼下



看过一个讲述著名作家墨白的小专题纪录片——《颍河之子》，片中，有一段墨白乘船行于颍河之上的镜头，没有解说词，没有背景音乐，只有轮船发出的机器轰鸣声，画面中墨白一个人立于船头远望、沉思……那是一种近乎神秘的力量，仿佛整个颍河涌动和庄稼拔节的力量，都聚集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颍河是真实的河流，是淮河最长的一条支流，六百公里左右，发源于登封嵩山，流经墨白的老家周口市新站镇，最终在安徽正阳关汇入淮河。但墨白小说中的“颍河镇”却是虚构的。也许是真实的故乡太过于沉重、逼仄，抑或是一个作家的文学野心使然。总之，墨白先生选择了“颍河镇”这样一处虚构的场景去回望历史，也审视当下。

事实上，“颍河镇”并非墨白一人的创造，还有他的长兄著名作家孙方友、两兄弟一个现实主义一个现代主义，建构起一个跨越三个世纪的文学地理空间。截至目前，墨白所有重要作品的故事发生地，几乎都被归置在这一空间里，大到社会变迁，小到人性困境，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一个个鲜活的普通人在这里嬉笑怒骂，各自本色出演。

如果说颍河镇是墨白一直在追求的先锋性写作的精神出

心路撷珍



每天清晨，如果不是雨雪天气，我总会沿着琵琶公园的那条小径去散步。彼时露水还挂在草尖上，圆滚滚的，像谁不小心遗落的珠子一般。那条小路是石子铺的，走得久了，石子的棱角都被磨得温润，赤脚踩上去，竟有玉的凉意。这时候的城市还在打着呵欠，只有早起的环卫工人，竹帚划过水泥地，沙沙的，像蚕在啃桑叶。我慢慢地走，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得这片刻的静谧，是上天特意留给我的空白。

其实人这一生，又何尝不是这样的一条小径呢？我们总是急着要走到哪里去，仿佛前面有个什么了不得的终点在等着。小时候盼长大，长大了盼成家，成家了盼子女成人，子女成人了盼退休，退休了又盼什么呢？盼来盼去，把当下的日子都盼成了过客。其实路就在脚下，晨光就在眼前，草叶上的露珠每颗都含着整个天空，我们却要等到走完了才回头叹息。

我见过挑担卖花的妇人。扁担两头是两筐茉莉，白的花苞密密地挨着，像婴儿攥紧的小拳头。她走得不快，担子随着步子轻轻摇晃，花香便也一晃一晃地荡开。有时买她几串，她便用细铁丝穿了，递过来时指缝里都是香的。“慢慢走，”她说，“花要慢慢开，人也要慢慢活。”这话听着简单，却让我想了很久。我们总以为生活是拼出来的，争分夺秒，恨不得把每分钟都榨出汁来。可花不是，花有自己的时辰，到了时候自然就开了，急也急不来，慢也慢不得。

从颍河镇到鸡公山

田君

口，鸡公山就是他中年之后，安放肉体的另一处心灵家园了。2006年6月26日，51岁的墨白和我们尊敬的田中禾先生，住进鸡公山北岗18号别墅——读书、写作、避暑、修身，这栋别墅也叫尼赫斯别墅。

鸡公山系大别山西部余脉，主峰海拔不足八百米，却与庐山、北戴河和莫干山一起，被称作“四大避暑胜地”。2009年之后，田中禾先生的夫人受不了山上夏天的潮湿，18号别墅留下墨白一家。2006年8月，我随时任信阳市文联主席和作协主席的陈峻峰第一次登山拜访，结识两位先生，成为未经他们认可的学生。那时两位先生还都相当年轻。

从2006年开始，到2026年，二十年过去了。墨白像只候鸟一样，每年会如期飞到鸡公山，从初夏开始，到中秋结束，一住就是小半年。每年这个时间，陈峻峰先生会带我上山拜访两三次，或有事请教，或请他喝酒，或请他下山小聚，或参加我们的文学活动。延续下来，看望墨白已成为信阳作家一年一度很重要的事情。从陈峻峰先生带我，到我带更年轻的作家，这算是传承的一部分吧。

从早年的18号尼赫斯别墅，到之后的77号戴维德别墅，二十年间墨白从未间断在鸡公山居住。他在这里既渡己也渡人。信阳很多作家都当面聆听过他的教诲。二十年间，他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他手不释卷的形象，他的床头和走廊圆桌上，永远摆着我没读过的书。

我理解，这是一个先锋作家几十年如一日、勇立潮头的底气所在。从1984年开始，几十年间，除了出版近十部长篇小说，他还发表了大量中、短篇小说，小小小说，散文和理论等作

品，累计字数七百多万字，多发表在名刊大报。仅就这一点，对于很多写作者来说，终其一生难以望其项背。

有评论家在概括墨白的写作时说：“在艺术上，墨白始终坚守先锋精神。他将意识流、碎片化叙事、多重视角等现代与后现代技法熔于一炉，通过梦境、记忆与幻想深入勘探人物的精神世界。在文本实验与对生命、苦难的深切关注之间找到了平衡，从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坚守先锋写作’的少数作家’之一，为汉语叙事提供了独特可能性。”

墨白除了持续不断的创作实践，再就是持续不断地进行阅读和行走。在最新出版的《墨白年谱》中，既有他读书看剧、重要的事情，也有他游历四方、参禅悟道的详载。他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

《墨白年谱》中，我的名字被记载过几次。第一次出现是2006年6月，墨白初次旅居鸡公山，一个偏居豫南小城的青年诗人从此和一个全国著名先锋小说家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从2006年到2026年，二十年就这样过去了。我有时想，单从文学意义上讲，一个作家对一个地方近乎偏执的热爱，本身是不是已具备了独特的文学史价值？

墨白是个有心人，虽然在二十年交往中，我对他的细致和周到已有所了解，读罢《墨白

年谱》，我还是被震撼到了。就作品发表而言，年谱中除了名刊大报，甚至没有遗漏一些市县级的内刊小报；他小学和中学的毕业照片悉数被收录，《墨白年谱》是墨白先生的个人成长史，也是中国当代先锋文学发展的一份珍贵档案资料。

从颍河镇到鸡公山，从豫东平原到豫南山区，墨白这一走就是二十年，从满头灰白到满头雪白。墨白现在兼任着鸡公山万国文化研究会会长，是鸡公山荣誉山民，当然这些还远远不够！我相信他和鸡公山的缘分还将延续。和颍河镇相比，鸡公山是真实的，如何把这份真实虚构成另一处精神坐标，相信墨白一定有自己的思索。实际上，鸡公山的万国文化也就才一百二十多年历史，墨白和它的缘分已经有了二十年，说他欠鸡公山一部大作一点也不为过，那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墨白写出一部以鸡公山历史文化为背景的优秀作品。

墨白谈及鸡公山创作时曾有过一段动情的表述：“刻意地来鸡公山创作不行，要把生命融入自然之中，把所有的小鸟叫声、风声当作生活的一部分，写作才能透出自然而然的感觉；夜间，把窗子敞着，窗外不绝的林涛声，让人总有在森林里憩息的感觉；门廊吃饭，会有雾气从外面飘过，如临仙境一般。”这段话里有难得的通透。当一个作家不再刻意“创作”而创作，而是将写作变成生活本身的一部分，才会有那种自然而然流淌出来的文字产生，才能够从根本上接近文学的本质。

好在，在鸡公山上，最不缺的就是时间，一切都可以慢慢来，鸡公山可以再等上十年、二十年……



相遇。没有白走的路，没有白受的苦，连眼泪流下来，都能浇灌心里的花。

夜深时我再走那条小径，路灯把树影投在地上，风一吹，影子便活了似的摇曳。这时候的城市已经安静下来，窗格子里透出暖黄的灯，有人家还在看电视，隐约的笑声飘出来，像隔世的梦。我慢慢地走，忽然觉得这一日过得真好——早晨的露水、午后的花香、傍晚的薄荷，都好好地存在记忆里存着。明天还有明天的路，还有新的露水、新的花香，想到这里，心里便满满的，又空空的。满满的是一日所得，空空的能装下明日所遇。这大概就是“安然”了——不恋过去，不忧将来，此刻走在路上，风是凉的，心是暖的，便觉得人间万事，不过如此。

且走且悟且安然。走着走着，天就亮了；悟着悟着，心就宽了；安着安着，一生就圆满了。就像那条小径，总以为到头便是终了，谁知尽头处又接着另一条小径，无穷无尽地延伸下去。而我们在行走中渐渐明白，终点从来不在前方，而在每一个当下——当你不再追问“走到哪里去”，只安心感受脚下的每一步时，那么这条路便都是你的了。

夏天的热浪从四面涌来。这时候，最宜走进韦应物的诗里，在一片北窗凉气中，寻个安顿自己的位置。让我们跟随这位一千两百多年前的诗人，看云、观花、读书、思归，在四重功课里，重建一种诗性的精神生活。

看云
群木昼阴静，北窗凉气多。
闲居逾时节，夏云已嵯峨。
寥叶爱繁绿，缘涧弄惊波。
岂为论凤志，对此青山阿。

——《夏景园庐》

坐在窗户外，看青山流云，这真是美好，何况这是夏天的云。

几日前，我就坐在老家走廊下的阴凉地儿里，看天上的云。老家的院子在村子东南，地势开阔，大门一开便是日出东方、紫气东来，想必地气是极好的。彼时朝南的院子里，开阔安静，除了两棵高耸繁茂的大杨树，望出去一览无余。那云朵好像在院子上方铺展开来，层层叠叠，下面就是父母栽种的小菜园，时值七月，瓜果菜蔬皆丰盛。大热天儿，我坐在廊下乘凉，看着云朵飘过去。忍不住想，看看这天上的云朵、地上的瓜果，是多么好。

每一朵云我都不认识，可是，每一朵云又都似旧相识。只因我许久不看云了吧。每天过得匆忙，人不静心也不闲。暑期回老家小住，天儿热，半晌就在纳凉中度过。廊下敞亮，有穿堂风，我坐在那儿百无聊赖，才有闲心细打量云朵。夏日的天空青蓝静阔，越发显得云朵连绵堆叠，一如韦先生所写：“闲居逾时节，夏云已嵯峨。”

你看，一千多年前的夏景园庐，也是这样的：树荫浓密，北窗阴凉，韦先生闲居在此，几乎忘了时日，抬头忽见夏云堆积如山，连绵堆叠在青天之上。

这都是夏日寻常的午后。他和我一样，大概也不是特意看云的。是在闲居时百无聊赖，眼睛才空出来，看见天边的云朵。人在匆忙时是看不见云的，云只等闲人。

同是看云，在韦先生的《夏景端居即事》中又换了姿态：“重门永日掩，清池夏云生。”重门深掩，白日漫长，清池倒映着天上流云，云仿佛从水中生出。一个是抬头看云，一个是低头见影，但那份静默的凝视如出一辙。

早年我读韦先生的诗，总觉得他是对所处空间要求极高，且又是喜欢独处一个人。后来看到宋人评记：“韦应物立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必焚香扫地而坐，冥心象外。”那就是我想象中的韦先生了。这样一个把生活环境经营到极简的人，他的目光自然会落在那些细微的事物上。

韦先生对所处空间与身边事物，有种静观自得的凝视。他的诗中，频频出现“端居”“燕居”“园庐”等所属空间表达，在园庐、在静室，在书斋，甚而在办公的居所，他都拥有这么一种静观自得的审美思考，容他在安静的环境中，细细打量着周遭的自然与生活。在这样的打量和思考中，他获得了一种精神上的、心灵的满足。

所以，韦先生的诗读来总有种幽静冲淡的气息。大抵是写诗的韦先生也好静，善于将周遭的生活提炼于幽静诗意之中。

晚唐诗论家司空图最早将韦应物和王维并论，曰“韦丞、苏州趣味澄澈，若清风之出岫。”这两位诗人都是我喜欢的，作品干净澄明，细腻下来，他们的风格又是不同的。

韦应物写诗，是身临其境，他总是那个温和在场的观察者与感受者，可谓有我之境。王维写诗，是置身事外的，主体的目光隐去了，物象自呈，堪称无我之境。相比王维诗有佛家的空寂与禅悟，韦应物则更多道家的清幽与儒者的闲适，他写的内容都是经过心灵过滤的日常，保留了生活的质地，又滤去了烟火中的喧嚣。故而韦诗沉静清幽，生活感更强一些，令人读之尘虑尽消，心境平和。

看花
夏条绿已密，朱萼缀鲜鲜。
炎炎日正午，灼灼火俱燃。
翻风适自乱，照水复成妍。
归视窗间字，炎煌满眼前。

——《夏花明》

看完了云，该看花了。韦先生喜欢洁净的居室，还很喜欢蒔花种草。从他的一些诗作中可知，游宦的二十余年里，他常常独在远郡。公务之余，喜好拜访山寺，徒步花径。他种树、种花、种草药，还给居所移植了杉树和石榴树。平日里他还阅读《神农书》，以多识药草花木之名。

这样一个性情淡泊，充满生活情趣的人，异乡为客、待到满园花开，他干脆深居简出，与草木为伴。他曾发出由衷感慨：“单栖守远郡，永日掩重门。不与花为偶，终遣与谁言。”

夏天的花，似乎比其他季节的花开得更热烈，也更短暂。稠密的绿叶间，点缀着朱红的花朵。正午阳光明亮时，越发显得那花像一团火焰。是石榴花吗？还是朱槿？韦先生没有写明。或许他想表达的，并不是看了什么花，而是看花的那个片刻。于是我们知道，这天韦先生被一片明丽的花吸引了。他站在花前，久久凝视那团“火焰”。

更有趣的是后四句：“翻风适自乱，照水复成妍。归视窗间字，炎煌满眼前。”忽而一阵

贤岭阅读



风来，花枝乱了，花影倒映在水面上。他在明晃晃的太阳底下，看花看得这么仔细，看它被风吹乱，看它临水照影。于是看花归来，再回到窗下看书，花的颜色还驻留在眼前，那花太鲜艳了，只觉得眼前一片荧荧煌煌，连书页上的字都跳了起来。

这个细节实在太生动了。就是看一样东西看得久了，会一时恍惚，回不过神来。人还在书桌前，眼睛却还没有从花那里回来。

由此可见，韦先生是多么沉浸式地看花。绝不是做做样子、浮皮潦草的。他将正午榴花的色彩姿态，尽收眼底，还将看花人的那个花影片刻，也记录了下来。这是一个看花人的陶醉时刻。花在枝头燃放，人在花前清凉，这便是韦先生的美学。他始终是那个温和有趣的观察者，将他经过的千般寻常写入诗境。

由此，我便联想起《传习录》记载的这样一个典故：王阳明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我们不去看花时，那些花与我们仿佛隔着苍远的时空，各不相干。幽幽寂寂，安于各自的世界。当我们去看花时，花朵仿佛被瞬间唤醒，照见它美好富有生命力的一面。花是花，看花的人也成了花的一部分。

就像世间两个互不相识的人，本是两个陌生的世界。但当有一天，我读到了韦先生的诗，而你又读到我写的这些文字时，一切就都改变了。你不再是一个读者，我也不再是一个作者。我们隔着诗句，花一样地看见了。

读书
萧条竹林院，风雨丛兰折。
幽鸟林上啼，青苔人迹绝。
燕居日已永，夏木纷成结。
几阁积群书，时来北窗阅。

——《燕居即事》

读韦先生的诗，会发现“北窗”反复出现。它是韦先生夏日生活里的背景，是他安放自己的地方。看云在北窗，读书在北窗，倦了对青山，热了有凉气。

在这首《燕居即事》里，北窗再次敞开，面对的是一片萧萧竹林。

长夏，应该是韦先生诗中最为从容的季节。没有政务纷扰，没有车马喧嚣，只有北窗下的凉气、庭院里的夏木、案头堆叠的旧书，以及那人迹罕至的青苔小径。这样的环境里，时间悠长得几乎停滞。然而韦先生不觉得寂寞，因为他有满架的群书。北窗下一坐，便是丰盈的世界。

燕居，是个古典的词汇，出自《论语》：“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指古代官员的闲居生活状态，其本意是体魄和舒、安静娴雅。当下的我们忙忙碌碌，并不容易体会这种状态。近年倒是在一些宋式古风的家居品牌中见到这个词，仿佛自带松弛感的古意空间，自有气度。

燕居读书，天然带着一抹清凉和舒展。韦先生用词向来洁净，北窗、日永、幽鸟、青苔，可以想见，韦先生的书房是清冷的，阴凉的，但也是自足的。他有书，有嘉树，有漫长的夏日。他也不需要太多东西了。他在北窗的书页间，像一棵在林荫里慢慢舒展叶子的树。

思故园
北斋有凉气，嘉树对层城。
重门永日掩，清池夏云生。
遇此庭讼简，始闻蝉初鸣。
逾怀故园忧，默然以絢情。

——《夏景端居即事》

林荫掩映中，一片夏日静谧。韦先生在北斋办公，重门深掩，白日漫长。公务清简，有了闲暇，便静静享受夏日的氣息。北面的屋子不朝阳，凉风习习。

这时候，忽然听见蝉鸣响起。是夏天第一声蝉鸣。多么熟悉的、夏日的声音。

然而笔锋一转：“逾怀故园忧，默然以絢情。”许是那一声蝉鸣，触动了什么。蝉声年年相似，故园年年不归。他想起了家乡，满怀想念，却归于沉默。

回不去的韦先生，他只能在北斋里默默想念。他不能视频、不能打电话，也没有写信、没有对着谁倾诉，他只是安静地坐着。内心深沉的回响，往往安放在语言之外。

这是韦先生的节制之美。他写诗时已近中年，历经鲜衣怒马的少年和国难家变，洗心读书，长年宦游或闲居在远郡僻地。他不再纵情，也从不再滔滔不绝地诉说痛苦。他的情感认知里，有一种经过岁月淬炼的通达。

或许，韦先生并没有刻意构建什么高深的生活哲学，他只是认真地度过了属于他的每一个夏日。他把日子过成了诗，又把诗写成了日子的身影。

你看，一千两百多年了，夏天的云还是那样白，窗前的凉气、叶底的花、案上的书、心底的想念，都没有变过。而就是这些朴素至极的日常，经过一颗诗心的提纯，成了今日我们依然向往的生活。

长夏安居，不只是身体的栖止。当我们不向外求，不向远追，就在此刻、此地、此身之中，找到内心安宁的全部可能。这便是韦先生用四首小诗，留给我们的夏日功课。